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遊記 廿七 洞賓調戲白牡丹

洞賓既辭辛氏之酒，又慕洛陽之花。一日遊至洛陽，見一女子遊玩而至，年方二八，輕盈秀雅，窈窕妖嬈，眼含秋波，眉如新月，過處人人注意，行來個個皆思。李白有詩可以贊之。詩雲：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，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

洞賓思曰：“廣寒仙子，水月觀音，吾曾見過，未有如此妖態動人者。傾國傾城，沉魚落雁，宜頌矣。”不覺心動，前近問之。曰：“乃歌舞名妓山牡丹也。”呂曰：“良家女子則不可妄議，彼花柳中人，吾可得而試之。況此婦飄飄出塵，已有三分仙氣，觀其顏色艷麗，獨鐘天地之秀氣，而取之大有理益。”於是自化為絕樣才子，以劍作隨行童子，丹點白金一錠，竟往牡丹之家，納其物而拜之。那女子露朱脣以答禮，啟皓齒以陳詞，更兼洞賓少年美貌，天稱其心，注意頻觀，妖態畢露；含情凝笑，百媚俱生。比乍遇之時，又增十倍矣。請問洞賓姓名，洞賓以回道答之。洞賓更通賂豔，牡丹深加眷戀。俄爾酒至，對飲劇歡。酒至半酣，牡丹持酒醉勸，呈婉轉之喉，歌新豔之曲。此時洞賓以為掌上之舞，般般出眾，種種動人。洞賓忘卻仙凡，不覺大醉。醉而就寢，牡丹媚態百端，洞賓溫存萬狀，魚水相投，不為過也。雲雨之際，各呈風流，女欲罷而男不休，男欲止而女不願。且洞賓本是純陽，豈肯為此一洩；牡丹正當陰盛，終無求免之心。自夜達旦，兩相採戰，皆至倦而始息。自此洞賓連宿數晚，雲雨多端，並不走洩。牡丹深怪，以為有此異人，吾今盡其技之所長以迎之，不怕彼不降也。是夜呈飛鸞之勢，效舞鳳之形，盡春意之作為，竟不能得其一洩。牡丹自覺困倦，乃謂之曰：“君異人也。吾今骨軟神疲矣。”洞賓以久戀風塵，恐道友知覺，乃托言欲歸。牡丹極留之，至涕泣不忍舍。洞賓乃為之約而去。